

孤岛·旧梦·破碎：《兰心大剧院》的叙事策略分析

于晓童

(山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0)

摘要：《兰心大剧院》讲述了一个盗取日本间谍情报密码的故事，娄烨通过精巧的叙事策略重现了一场孤岛旧梦的破碎。以“孤岛”为切入点，分析电影《兰心大剧院》叙事策略。指出，“孤岛”特殊的战争、经济背景为影片《兰心大剧院》提供复杂的叙事空间，在此叙事空间中，叙事人物的行为呈现出梦幻性，叙事情节也因戏中戏的设定及多样化的叙事视点呈现出断裂与破碎性。

关键词：上海孤岛；叙事空间；叙事人物；叙事情节

Island, nostalgia, broken: "orchid heart theatr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

Yu Xiaotong

(media institute in taiyuan in Shanxi Province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030000)

Abstract: "orchid heart theatre" tells the story of a steal Japanese spy intelligence password, Lou ye through sophisticated narrative strategy to reproduce a island dream broken. As the "island"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sis of the film "blue heart theatre" narrative strategy. Pointed out that the "island" special war, economic background for the film "orchid heart theatre" provide complex narrative space, in the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character's behavior presents a dream, a narrative plot also due to play within the play set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narrative viewpoints presented fracture and fragmentation.

Key words: Shanghai island;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characters; Narrative plot

“孤岛”指因淞沪战败后，上海沦陷，日本进驻上海，在1937年11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与外界联系基本隔断，形同孤岛。该时期上海被称为“战乱孤岛”。因为英法租界被日军包围，多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在此角逐；但租界内因受租界政府保护仍旧维持独立的经济体系与行政制度，日本出于国际形象考虑，也并未对租界经济发展过多干预，因此租界区的经济得以短暂繁荣。在多方力量角逐以及英法租界的庇佑下，大量的资金与人口涌入孤岛，江南沦陷地区的中小城市的有钱人将“孤岛上海”视为“世外桃源”纷纷携家眷逃到上海做寓公。^①

娄烨的每部电影都在内容与形式做一些新的“功课”例如，《苏州河》的叙事创新、《危情少女》对时空自由的突破、《春风沉醉的夜晚》向文人传统的溯源以及《推拿》的“盲视觉”尝试。他一直将自己的“作者性”隐匿于对不同的电影内容与形式的探索之中。^②《兰心大剧院》再次以极具辨识度的影像风格体现娄烨的作者特质，但这次娄烨通过黑白影像及“戏中戏”的结构设计丰富了其作者特质的深层内涵，并完成对以往叙事策略的新突破。当然此项突破也正是众多影评人和学者争议的焦点，认为其只是叙事形式的噱头。然而，娄烨的《兰心大剧院》呈现出的复杂叙事策略，正是娄烨对以往叙事艺术实践的突破与创新，是作者对影像叙事进行的先锋性的艺术探索。本文从叙事时空、叙事人物、叙事结构分析娄烨在《兰心大剧院》中对以往叙事策略的深化。

一、孤岛化的叙事空间

1840年鸦片战争签定《南京条约》使得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在此设领事馆，设立租界。后来洋人开始进驻上海。另外，上海作为英国赔款的交付地，聚集大批资金，使得上海成为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拥有众多摩登的场所与现代化的娱乐生活方式。孤岛时期，由于租界的庇佑并未受到明枪热火的袭击，但孤岛内部笼罩了一层战争的薄雾。人们在上海孤岛这个复杂的封闭场域内娱乐、战斗。

莫里斯·席勒（Morris Schiller）曾指出：“只要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空间似乎就成了它总的感染形式，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③众多空间元素是理解影片基调与背景指涉的重要切口。《兰心大剧院》的镜头空间中参与叙事的空间元素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影调，即影片透过色彩传递出的主要基调；二是景别与构图，即通过近景和封闭构图传递出压迫与隔离感，三是场景，即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的空间。

兰心大剧院通过黑白影调、近景封闭构图、以及相似的场景建构营造了一幅孤岛空间景观。《兰心大剧院》整部影片采用黑白灰影调辅助孤岛景观的营造，彰显孤岛在战争背景下灰暗阴霾的特质。室内与室外都呈现出统一的黑白灰色调。饭店、酒吧等众多室内叙事场景都被黑白灰统一笼罩，室外空间在黑白灰的基础上增添了蒙蒙细雨。在黑白影调的基础上，近景和封闭构图也隐喻着封闭与压抑。人物的近景以及门框、窗框、画框，在摄影技的镜框中频频出

现，营造出封闭压抑的孤岛叙事空间；另外，楼梯、走廊等狭窄的叙事空间传递出同封闭构图一样的紧张与压抑。

从主要的叙事场景来看，兰心大剧院和华懋饭店也以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指涉，建构出孤岛复杂的空间场域。在兰心大剧院中，演员们正在排练一场周末的话剧演出礼拜六小说。演出的环境被布置成酒吧的样子，演员们身着摩登的服装伴着音乐起舞。在孤岛空间中，演员们可以俯瞰孤岛之外的战争与炮火，继续着日常的戏剧排练，在周末为孤岛的民众提供一场文化演出，满足孤岛民众对于世俗生活的渴望。反之，孤岛的民众对于文化娱乐的热情与慷慨同样也让兰心大剧院继续经营。这是一场商业与文化的共舞，也是在1941年的中国只有在上海孤岛才会上演的特殊景观。

如果说兰心大剧院是孤岛商业与文化的指涉，那华懋饭店则隐喻着孤岛的商业与政治气息。表面上，华懋饭店此时正接纳八方来客，维持着商业经营，承接兰心大剧院的工组聚餐；但暗地里，华懋饭店的经理正在与同盟国的间谍谋划盗取日本间谍的情报密码，利用饭店复杂的空间布局与多个房间作为遮掩，布置一个盗取密码的秘密空间场域。华懋饭店在表层商业的遮掩下正在上演一场政治阴谋。此外，当电话出现在华懋饭店前台的时候，作为沟通信息的媒介，电话成为战争的帮凶，带上政治色彩；相较于电话，电台作为专门传递政治情报的工具，指涉着更多的战争意义。

在兰心剧院和华懋饭店两个主要叙事空间之外，船坞酒吧和汪伪特工部则带有更专属、强烈的商业与政治意义。于堇和谭响在排练之余，多次到船坞酒吧追忆往事，许诺未来。日本间谍在汪伪特工部分发密码，此时，汪伪特工部作为间接的战场，建构出一道的孤岛政治景观。

在二战时代背景下，上海孤岛既有战争的痕迹，又因租界存在而免于明枪热火，还有洋人、金钱带来的摩登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导演娄烨通过黑白影调、近景封闭构图以及带有政治、商业与文化指涉的剧院、饭店、酒吧等叙事元素，建构了一个微缩的孤岛景观，为人物的动机与行为，叙事情节的开展奠定复杂的空间基础。

二、梦幻性的叙事人物

娄烨电影中人物设置极具梦幻性。人物的身份，动机、目的都带有寓言式的不可实现性，而《兰心大剧院》的开拓之处在于将梦幻性的人物置于孤岛的封闭的叙事空间之中，人物封闭的场域内做梦，追梦为人物的行动提供合理的空间场域，同时契合了电影造梦的基本功能。

首先，是于堇和谭响的爱情旧梦。导演谭响自始至终自我欺骗式的相信于堇是为爱归来。即便，于堇之前不辞而别，制片人莫之因多次提醒于堇回上海并非只是同谭响演戏。但，谭响迷狂的坚信于堇就是“为爱归来”。影片开场，在谭响和制片人莫之音的谈话中，谭响目光坚定的说：她就是回来演戏的（回来同谭响演戏。其中，两人爱情关系在兰心剧组聚餐的一场戏中得到彰显，当日本军官想同于堇合影之时，谭响自觉担负起恋人的功能，挡在于堇面前，于

董也自觉撤退,让谭响处理来自日本男性的冒犯。谭响和于董此时的行动选择正是日常爱情角色行为。可见,于董和谭响都有对于日常爱情的向往,虽然这份向往受到日本军官的干扰。在影片结尾时,谭响明知道同于董见面会被杀害,仍旧义无反顾去赴约。导演谭响愿意为了于董,为了若即若离的爱情,赔上生命。反观于董,又何尝不是为爱殉情?虽然,于董最初回上海是应继父之邀,来演一场谍战戏。但从于董回上海后,主动同谭响联系,并解释不辞而别的原因,和谭响一起演戏,喝酒追忆过去的爱情往事。最后,在谍战戏完成之际,做出同谭响一样义无反顾的决定,为爱赴约。两人都在《兰心大剧院》中追忆曾经的一段爱情邂逅。

另外,于董的养父、日本军官,其行为、目的也兼具梦幻色彩。于董的养父和日本军官分别做着胜利梦和夫妻梦。于董养父企图利用迷幻药与于董的相貌优势获取日本间谍掌握的情报密码。为此,他在华懋饭店精心设计一场“诊所旧梦”。因为其“特工”的身份掌握日本军官的行踪轨迹与致命弱点。于是,首先,让于董回到上海并入住华懋饭店,制造于董同日本军官相遇机会,并扮演军官逝去的妻子;其次,并以文学孤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作为筹码,获得华懋饭店总经理索尔的帮助,最后在华懋饭店利用一系列设定、道具布置出梦幻的空间场域——诊所。日本军官因思妻心切,轻易走进敌人安排的一场梦幻荒诞的夫妻旧梦中。其实,日本军官走进这场梦,早有铺垫,例,将妻子照片随身携带,并时不时观看,期待妻子有朝一日回到自己身边。另外,在见到于董时,日本军官恍若见到妻子一般失魂,并询问于董的身份,最后,在中枪之后,任由于董将自己拖入“诊所”。如此,在诊所这个梦幻的空间场域中,于董的养父幻想窃取情报密码,日本军官幻想同妻子再续前缘。实则,于董的养父和日本军官都沉浸在一场自我想象的梦境中。

核心人物之外,以索尔和莫之因代表的一众群像——观众、记者、军人等,其行为与动机都携带梦幻避世色彩。华懋饭店经理索尔,父母生死未卜,不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愿意为了一本歌德亲笔签名的文学孤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冒生命危险。戏剧导演莫之音则是观众戏剧梦的代言人,莫之音希望演出成功大赚一笔,观众们企图在兰心大剧院这个场所消极避世。记者也为了迎合观众心里报道明星的娱乐新闻,军人们则在首领编制的胜利与正义梦中不知所终。

在上海孤岛的复杂空间中,于董同众多叙事人物一起,演绎一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孤岛谍战戏。只是,在孤岛谍战戏之外,每个“演员”都心怀鬼胎,幻想着圆各自的爱情梦、胜利梦、夫妻梦、经济梦和戏剧梦,并试图拉上观众一起建构一场孤岛旧梦。于是,这场梦在策划者、组织者、演绎者、参与者的共同保卫中上演,然而破碎凌乱的叙事情节却不时将观众从《兰心大剧院》营造的一场孤岛旧梦中打断、叫醒。

三、破碎化的叙事情节

《兰心大剧院》采用全知的叙事视角,叙事情节大致遵照开端、发展、高潮的叙事节奏展开,但仍旧有大批观众大呼“看不懂”,究其原因,是其叙事情节的破碎化。影片有内外两条叙事线,外层是于董假扮日本间谍妻子窃取情报密码的间谍戏。内层是兰心剧院为演出剧目《礼拜六小说》正在排练的罢工戏。两条线索的交叉叙事形成的“戏中戏”结构,正是影片叙事情节呈现断裂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学者热议和饱受观众诟病的焦点。

纵观全片,两小时的《兰心大剧院》,在内外两条线索中切换20次,(从内到外为一次),其中包括正片前开场动画中的6次。其实,3分钟开场动画,6次在两条线索中切换,就隐喻正片叙事情节的破碎。并且,两条叙事线索内容上多有交叠。外层的谍战戏和内层的罢工戏中都有于董和谭响的恋爱戏份,外层的叙事空间与内层的叙事空间有相似的元素与布局。另外,在蒙太奇的精巧组接下,当镜头在内外层叙事中切换之际,相似的叙事元素令观众难以分辨正处于哪条叙事线索,而在戏剧与现实中的流连、迷失,因此,造成情节的断裂。

从结尾一场戏可清晰透视情节的断裂。在日本间谍打破“诊所”的镜像,发现于董等人的谍战阴谋后,冲入兰心大剧院,恰巧《兰心大剧院》中正在上演的《礼拜六小说》中也有一场戏是日本人冲进剧场。于是,两条叙事线索汇聚交叠成一条线索,戏剧中的日本人冲入“酒吧”与现实中的日本人冲入剧场完全重合,现实中逃命的于董讲出与戏剧《礼拜六小说》中同样的台词。这里不仅是“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现在”和“历史”的关系也发生了错位^①。日本间谍冲进《兰心大剧院》令两条叙事线索相撞,凌厉的枪响令戏剧与现实的情节都被迫中断,转而进入新的叙事链条。

此外,庞大而片段的叙事背景信息以及叙事视点不断切换也是

造成情节破碎的关键原因。在外层的间谍叙事中,在盗取密码和叙事主线之外,还有众多支线。于董要从国民党手中救出前夫,日本人则要杀于董前夫,共产党要保于董前夫,最终前夫死在枪下,却并没有交代死于哪一方枪下。白玫接近于董企图获取于董来上海的真实目的,同时又扮演着于董的精神伴侣。白玫又同戏剧导演莫之音有暧昧的同盟关系,都想了解于董的真实意图。于董的养父则作为同盟国的间谍,指挥于董的行动计划,要于董扮演日本间谍的妻子获取密码,但并没有交代密码对于后续战事的影响。

从叙事视点来看,影片在客观视点与人物主观视点中不断切换,视点的切换令原本非连贯的情节更加破碎。例,在于董同谭响第一次在船坞酒吧会面之际,摄影机本来以客观视点呈现两人的交谈,随后转到戏剧制片人莫之音的望远镜窥探视角,视点切换中断了于董和谭响的爱情絮语。另外,在影片进展到第三天晚到第四天时的三次视点切换更突出体现了视点的变换对情节的中断效果。首先,镜头以客观视点展现于董同前夫倪泽仁的会面,接着镜头转向主观视点,即莫之音对两人的监听,再次,镜头再次后撤转向白玫的偷窥视点,即于董、倪泽仁、莫之音的行为都在白的偷窥之下,最后,镜头切换到于董视点,即于董对日本间谍古谷三郎的监视。在一段4分钟的镜头段落中,摄影机视点4次切换,每次切换都中断了前一段的叙事情节,开启新一段因果链条,但每段叙事都是以摄影机一晃而过结束,最后造成情节的破碎化。

结语:

《兰心大剧院》可以被视为理解上海孤岛时期历史环境的电影文本。导演娄烨利用黑白影调、封闭构图以及带有政治、商业、文化色彩的叙事空间为观众营造一段上海孤岛景观,在孤岛景观中,各位人物(演员)沉浸在想象性的梦幻行为中,为转瞬即逝的极致体验奋力一搏。与此同时,叙事情节的断裂与不完整,又营造出一种间离效果,以此提醒演员与观众,影片《兰心大剧院》只是导演娄烨用光影建构的一场孤岛旧梦。

参考文献:

- [1]杨柳.《兰心大剧院》:从互文实验到跨类型实践[J].当代电影,2021(12):37-41+2+182.
- [2]石可.《兰心大剧院》:异质元素的装配与艺术坚持[J].电影艺术,2021(06):93-96.
- [3]王宁泊.“孤岛”上个体的诗意反抗[N].中国妇女报,2021-12-02(006).DOI:10.28067/n.cnki.ncfnb.2021.003654.
- [4]源远,南迪.时代风云《兰心大剧院》:老上海的惊鸿一瞥[J].世界博览,2021(21):54-57.
- [5]王霞.《兰心大剧院》:死亡是通向自由的盛大节日[N].中国电影报,2021-11-03(007).DOI:10.28064/n.cnki.ncdyb.2021.001056.
- [6]朱昊晨.巴别塔式政治迷城中的身份与艺术:评电影《兰心大剧院》[J].艺术大观,2021(31):83-85.
- [7]纪菁菁.《兰心大剧院》:美,但不好看?(英文)[J].The World of Chinese,2021(06):84-85+5.
- [8]虞晓.《兰心大剧院》:续写都市传奇的“新感觉”[N].中国电影报,2021-10-20(010).DOI:10.28064/n.cnki.ncdyb.2021.001010.
- [9]王小鲁.《兰心大剧院》:再一次意乱情迷[N].中国电影报,2021-10-20(010).DOI:10.28064/n.cnki.ncdyb.2021.001012.
- [10]马媛.董花凋落——《兰心大剧院》原著小说赏析[J].华北电业,2020(03):76-77.
- [11]李志茗.一个演艺平台:近代史上的兰心大戏院——评大桥毅彦等编《上海租界与兰心大戏院》[J].学术评论,2019(05):55-65.
- [12]张亚丽.第二代上海兰心大戏院史料拾遗[J].艺术教育,2014(07):151-152.
- [13]薛林甫.兰棋.上海兰心大戏院建筑研究[J].华中建筑,2014,32(03):177-182.DOI:10.13942/j.cnki.hzjz.2014.03.035.
- [14]贤驥清.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研究(1912~1949)[D].上海戏剧学院,2014.

注释:

- ①艾以.上海滩电影大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3.
 - ②杨柳.《兰心大剧院》:从互文实验到跨类型实践[J].当代电影,2021(12):37-41.
 - ③马塞尔·马尔丹(Marcel Martin)著.何振渝译.电影的语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2006:173.
 - ④杨柳.《兰心大剧院》:从互文实验到跨类型实践[J].当代电影,2021(12):37-41.
- 作者简介:于晓童(1998—),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研一在读,研究方向为改编电影。